



不觉春色染雕梁(通韵)

○王鹏举

碧波白鹭柳丝黄，天朗风轻流水长。
正享含饴舐犊日，不觉春色染雕梁。

云禅湖春色(新韵)

○恽振伟

浅碧深红丽日曛，平湖着色纳天蓝。
谁调春色成七彩，淡淡春风共客闲。

春色满园(新韵)

○魏玉兰

湖光倒影映蓝天，垂柳千条舞岸边。
浅底鱼翔知暖意，满园春色诱人前。

春色流欢(新韵)

○靳广国

祥风沐野柳萌烟，一抹云霞映碧天。
春色堪怜谁与共，鱼翔鸢唱客流欢。

春临云禅湖(新韵)

○刘转运

微风梳柳在初春，三五青芽破土伸。
喜鹊鸣枝滩鹭舞，夕光泛起半湖云。

柳烟笛声

○张跃鹏

河畔柳烟黄，裁条弄笛郎。
惊飞枝上鸟，影水乱斜阳。

浑疑画里俏佳人

○张占国

一湖清水漾花榭，绿柳垂纶竞绽春。
晨阅波光娇媚样，浑疑画里俏佳人。

春色满园(新韵)

○马素萍

湖艳云禅翠碧青，芳园秀色醉花丛。
千丝飘逸东风舞，万缕摇摇曳旌情。
燕雀娇莺邀碧浪，佳人游客宠兰亭。
小桥流水江南韵，极目春光赛画屏。

云禅湖

○刘彩霞

翠帘漫舞妙容生，搅乱一池清梦萍。
何日云禅春态换，迷踪失路在仙庭。

我的朋友“白·小·白”

市实验小学四(11)班 余净凝 辅导教师 王晓利

我的朋友是一只小鸚鵡，它的名字叫“白·小·白”，听起来是个很奇怪的名字吧？但是我很喜欢。

它的上全身是白色的，十分好看，头上有一两根羽毛立了起来，像一个小帽子似的，很可爱。它的下身是淡蓝色的，在我的木杆笼子里，它像一位仙娥一样，亭亭玉立。它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尾巴上有两根长长的大羽毛，看着太好看了！我最喜欢的小宠物非它莫属了。

白·小·白喜欢吃小米，如若家里做了小米粥的话，它也是有份的。它不喜欢吃玉米粒，因为那对它来说有点大，会咽不下去。它在夜晚大约十点多才睡，甚至会更晚睡。它鸣叫的声音也十分特殊：有时会咕咕地叫，有时会叽叽地叫，有时还会学我说话呢。我每天醒来，便会听到：“咕咕叽，咕咕叽……”的叫声。对了，我的鸚鵡还可以当闹钟呢，我想不到吧！

有一次白·小·白在我给它喂食的时候，它居然偷偷地从笼子里飞了出去，为此，我大哭了一场。可有趣的是它居然又飞了回来，白·小·白这只鸚鵡可太机灵了，像一只小机灵鬼。它走起路来十分优雅，像一位高傲的公主。它的步态可没人教过，是与生俱来的，那气质一下就看出来了……

每当它打翻食碗时，我都十分生气，可一看见白·小·白那水灵灵、深蓝色的眼睛时，我一点也不舍得骂它了，心都要化了呢！鸚鵡是一种认主人的动物，如若你遇到属于你的小鸚鵡的话，可一定要善待它哦！



写这些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是羡慕嫉妒恨。

也曾经有幸当过别人口中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现如今，那些“别人家的孩子”只活在传说中。这些“别人家的孩子”不仅我没见过，好多人也已经看不见了。曾经容光焕发、风光无限的他们，原想把生活过成诗，如今却活生生累成了狗。

有意无意地与“别人家的孩子”做了对比，一定是目前我活得有些不太满意了。我再进一步自我解剖，发现我缺什么就嫉妒他们什么：他们比我年轻、比我有钱，老婆比我的漂亮，孩子比我的听话，日子过得比我顺心。

我突然发现，自己早已断港绝潢，穷途末路，发不粗长不长了。在当今这个社会，一个人的荣与枯，盛与衰，基本都是时代决定的、赋予的。

早先我也曾阔过。我是上世纪80年代的“富家子弟”，是当年改革开放的“弄潮儿”，如今，在互联网等大潮的冲击下，我快要变成“时代的弃儿”，一天不学习，都赶不上趟儿。也不算太冤枉，时代曾经给谁光环，时代同样也可以给谁黯淡甚至黑暗。

我能有所为、能自我安慰的是：你没有变，你也一直被拉着或被推着往前走，你没有被淘汰，你只是靠年纪的实力成为“大多数”那一波儿。常常有朋友皇帝不急太监急地替我着急：你看，人家也是点灯熬油“爬格子”出身、媒体人出身，人家现在活得多高级、多高档，你要学学人家“与时俱进”的阔思维，要像“鱼蛋”那样做大学，要学中天那样研究大历史，要参考“莆田系”的经营思路去经营人生……最不济，你会写作也应该学学那些办教育培训的……

我总是满面羞愧、无地自容地摆摆手说，人家有胆略、有脸皮，有市场、有嗅觉，成功出名是有理由的，我这么内向、腼腆、温

寝不安席、食不甘味的胆颤日子。来安寨位于一个山包之上，东面是状若斧削的悬崖峭壁，峭壁之下是汤汤流水，西面是峡谷，南面坡度较大，只有北面坡度较缓，但有两道山梁相隔，位置隐蔽，非常适合修筑山寨。

这样一组庞大的建筑，肯定花费了山民多年的心血和精力才得以完工。而完工后的来安寨，也曾庇护了一代代山民。由着这样的思绪，我穿过高大的寨门楼，沿着依旧坚实的石台阶，爬到寨子的顶部。距离寨墙顶部一人多高的地方，紧贴寨墙，山石层层垒起一个环形的通道。通道很窄，只容得下一个人侧身通过，有的地方，甚至需要人紧贴寨墙，用手扶着寨墙，才可勉强通过。

这样的通道，明显是用来登上寨子，昼夜瞭望寨子外边的情况而修筑的，它与寨墙顶部每隔七八米留设的垛口和瞭望孔，以及值守的石屋，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。我沿着环形通道，小心翼翼地前行。如今的寨子，早已失去动乱年代防守的功能，那些围护寨墙的梯形石砌支架，早已斑驳松动，石头滚落，枯黄的野草，更衬托出他的久远与荒凉。

环视寨内，位于山包之上的寨子，内部起伏起伏，那些高低不平的石头房子，大多已经失去了灰瓦的屋顶，只剩下四面石墙，三面石墙，两面石墙，一面石墙，半面石墙，松松垮垮，却依旧挺着。原本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屋内，如今杂草遍地、杂树丛生。这样的境况，让我的心里油然而升腾起一股访古寻幽的情调来。

透过那些垛口和瞭望孔，我眺望着寨子之外的山野。一座座山头，一道道山梁，山梁如线，串起山包，不知从何开头，又在哪儿结尾，似乎没有开头，也没有结尾。若不是那时而潜水

身风情万种的女儿国的女王让人心性摇曳，恍惚中不知自己身在何处！

生长在长天大地中的野生杏，或悬崖边、或长峰巅、或落山坳。因吸取天地之精华，感受阳光雨露之德泽，历经岁月之浸染，又不会因贪婪而吸收过剩之营养，个个练就的风骨遒劲，神姿精练。开花时节，老树著花，古老的树干，鲜艳的花朵，恰似古典和现代浑然天成。

赏野生杏，最美莫过青山后。青山后是一个古老的村落，隐居在大峪的深山之中，东南北三面环山，西面临坡，一条小溪绕村而行。东南北三面山上散生着一丛丛、一片片的杏树，在花开时节就像一团团粉紫色烟雾飘落山间。其东边山脚下，原先有一条蜿蜒的石板路，一直通向村子。一棵古老高大的杏树，满树繁花迎立在路口，如一位长者引着我们漫步在小路上。远望右边，自上而下，杏花如涛似海，滚滚而来。左边杏林地势相对平缓，古

和、平庸、胆小，甚至连短板都没有，加上小满即成、小富即安的落后观念，怎么能异军突起怎么能一枝独秀怎么能鹤立鸡群？

跟他们比，我完败，更不用说巍峨地像华山泰山嵩山衡山了。所以，我不愿自责自贬自贱。在他们口中，如今与过去比，说明我现在活得不容易不如意了。

其实，严格地说，我从未火过也从未想火过。我本就是一个居家小男人，别逼我英姿勃勃，威风凛凛。认识到自己是普通人后，整个人好多了，神清气爽，心安理得，“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”。

在这样麻木不仁的低配人生中，我没心没肺吃胖了。很遗憾，除了年龄，我没有任何长进。生活的浪花仍在一朵朵盛开。我想通了，即使生活无限狗血，我也能

没羞没臊的生活

□李晓伟

和、平庸、胆小，甚至连短板都没有，加上小满即成、小富即安的落后观念，怎么能异军突起怎么能一枝独秀怎么能鹤立鸡群？

跟他们比，我完败，更不用说巍峨地像华山泰山嵩山衡山了。所以，我不愿自责自贬自贱。在他们口中，如今与过去比，说明我现在活得不容易不如意了。

其实，严格地说，我从未火过也从未想火过。我本就是一个居家小男人，别逼我英姿勃勃，威风凛凛。认识到自己是普通人后，整个人好多了，神清气爽，心安理得，“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”。

在这样麻木不仁的低配人生中，我没心没肺吃胖了。很遗憾，除了年龄，我没有任何长进。生活的浪花仍在一朵朵盛开。我想通了，即使生活无限狗血，我也能

时而浮出的山间乡村公路，我甚至连方向都分不清了。这是大自然给我的最好的礼物。我喜欢自己的目光徜徉在这荒凉的莽原之间，我喜欢自己的心儿，精灵一般，游荡在这无边无际的荒原之间，仿佛可以寻找到盘古开天之前的混沌气息，就像胚胎在一片混沌的子宫里那样安详与安逸。

我的目光终于从那莽原间收了回来，因为这窄窄的通道，容不得我有太多的分神。我轻轻摩挲着这凹凸不平的墙壁，尽管当初的工匠极尽心儿，却依然无法克服山石的桀骜不驯，故而留下这沧桑的时代印记。

山石的连接处，早已发暗的白灰勾缝，清晰可辨。这些密密麻麻的白灰线儿，最终牵连起一座巨大的城堡。

通道内侧，杂树疯长，把枝桠肆无忌惮地伸展开来，甚至阻挡了我前行的道路。从横七竖八的枝桠下躬行而过，平添了几分野趣。

蓦然发现，这个寨子还有一个西门，用一些拼凑来的木板、铁皮封闭着。墙壁上粗圆的青石凹槽，让我想到当年厚重的寨门，以及挡护寨门的粗大木杠。

此刻，它们静静地站在煦暖的春日里，似乎伸了一个懒腰，迅即又恢复了肃立的姿势，只有风儿轻轻抚摸着墙壁上刚刚吐出的草芽。

我幽静的心境忽然就开明起来。原来，这里的四五处房舍，显出有人居住的样子。那灰瓦上虽然从生着一茎一茎的瓦瓦松，一副年代久远凋敝的样子，却也有还算崭新的彩钢瓦覆盖了漏雨的地方。何况还有几声鸡鸣和狗叫，报警一般传了过来。

第一个院落的石墙已经坍塌。我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，屋门紧闭，西边的跨院里，锅碗瓢勺落了厚厚一层灰尘，东边的跨院也是凋敝不堪。看来早已人去房空。

树树干苍劲，有青苔可见。枝丫或卷或舒，全凭自个意愿。花朵喜欢热闹就集体开放，喜欢清静就独自待着，没有人去催逼。树下青石，在这里的杏另有一种风情。姜公庙虽邻水而居，却也是依山势而建。其宫殿台阶随山势越走越越高，擂鼓台更在姜公庙之巅。擂鼓台原来是一座石寨，西面南面是断崖，南可望见安沟水库。东面北面地势平缓成台地，整个地形平坦成簸箕状，寨门就开在北边。大

概也是为躲避匪患而建，这里地形高阔平坦确实像一个大大的演武场。古杏环台而立，葳蕤霸气。加上四季来风，八方得助，虽然同是杏花，却少了些许柔情，更像杨家女将多了几分豪迈和轩昂。

杏花年年看，收获逐日增。不同的地域成就不同的特色气质，犹如不同的家庭。不同的背景，不同的经历，培养出不同的人。王安石说，“世之奇伟、瑰怪，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，而人之所罕至焉，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”，许多时候我们是心向往之，却力所不能及。就如同青山后之杏，空灵宁静，每年都令我流连忘返。但要来青山后，走南路必须穿越道路狭窄，且多急弯上坡的石榴嘴，许多人都宁愿冒这个险。走北路，要走靳马线，路程绕远，还有木兰沟东边的两个急弯上坡也令人胆寒。所幸今生有幸，亲人朋友从来不愿路远道险，每年都会陪着我来看杏花。吾生有杏，吾生之幸也！

吾生有杏

□万金红

吾生有杏，吾生之幸也！

吾生有杏，吾生之幸也！

吾生有杏，吾生之幸也！

吾生有杏，吾生之幸也！

吾生有杏，吾生之幸也！

吾生有杏，吾生之幸也！

吾生有杏，吾生之幸也！

吾生有杏，吾生之幸也！

为了自己喜欢的不管不顾。经常劝自己，别把自己累成狗，快把生活过成诗。

虽然被迫活成了前浪，但必须检讨的是，或者值得炫耀的是，我一直在沿着自己喜欢的路子走，知道自己的份量是几斤几两，明白自己的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，也明白自己要什么喜欢什么。

我们都是普通人。我们都很不容易，我们也都很容易找到安慰找到满足。虽然我被生活累成了狗，但我还是死皮赖脸就不走。

没羞没臊的庸常生活中，哪有那么多“诗与远方”。偶尔做做梦，去“劈柴喂马”就行了。

在我看来，修行就是自己学会安慰那些失去、失落与“没有”。我有很多的失去、失落与“没有”。我与别人一样有过很多遗憾，因为我是普通人，没事只会傻呵呵地偷着乐。我都被自己气笑了，褶子像老房子上的爬山虎，恣意地爬满了一张脸。

沿着长满荒草的小径，我连续走了三个院落，坍塌的瓦屋，荒草遍地的猪圈、鸡圈、牛棚，似乎在静静诉说着它昔日的热闹与今日的荒废。

站在这些曾有人迹的旧舍，遥想当年的这个院落，必定充满了幸福的欢笑声。一座坚实的山寨落成，二三十户人家终于搬进了可以躲避战争和土匪侵扰的城堡。白天，走出寨子，躬耕田野，夜晚，关闭了寨门，自成一个世界。村民轮流登临寨子打更巡逻，其他村民可以打着鼾声沉入梦乡。一有敌情，则群起响应，土枪火铳。高大厚重的寨墙易守难攻，土匪试过几次之后，也偃旗息鼓。

这样的一个小寨，虽清贫倒也逍遥自在。仿佛一个世外桃源，与山间间的邻村鸡犬之声相闻，却也老死不相往来，而这不正是老子所梦想的生活吗？

时光悠逸，太阳东升日落，不觉又是一年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岁月翻转，和平年代的寨子，失却了庇护生命安全的作用，新生代的寨民渐渐撤离山下，甚至走到了更远的地方。曾经人丁兴旺的寨子变得清冷孤寂，瓦屋渐次坍塌，七零八落。

如今，只剩两两三户人家坚守山寨。当我以寻幽的心境，走过瓦砾遍布的房舍，走过荒草丛生的院落，翻越残垣断壁，见到数名留守的村民，他们发自内心的安详闲适的笑脸，让我忽然温暖了许多。

与他们简短的交谈，让我心中的疑惑一下子烟消云散。原来，时光真的又一次在这几反转了。

这个山寨，经历了山民最初定居于此的繁盛，到和平年代的逐渐凋敝，如今的人们又争相回归自然。

这座保存完整的山寨，成了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。或许，不久的将来，它也将成为一个新的网红打卡地。

因着这样的心境，忽然觉得，这宁静的古宅一下子明媚起来，不止因为煦暖的春光。

那柏树青青的祖师庙，那七扭八拐的青藤，那长角高挂的皂角树，那零零落落的农舍，那高大厚长的寨墙，仿佛一齐悦动起来，美若仙子，长袖善舞，明眸善睐，笑靥如花。

吾生有杏，吾生之幸也！

吾生有杏，吾生之幸也！

吾生有杏，吾生之幸也！

吾生有杏，吾生之幸也！

吾生有杏，吾生之幸也！

吾生有杏，吾生之幸也！

吾生有杏，吾生之幸也！

吾生有杏，吾生之幸也！

吾生有杏，吾生之幸也！

吾生有杏，吾生之幸也！